

论中国模式的内在逻辑

冷 树 青

摘 要 中国模式的内在特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世界实践。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觉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积极推动着人类文明发展新阶段到来,是对人类社会发

关键词 中国模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和谐世界 竞争与平等 和平一体化

作者冷树青,九江学院社会系统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南昌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九江 332005)。

所谓中国模式,是指中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科业文明 转型的特殊性,这就是通过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的曲折探索,创造性地开拓出的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它立足实际,自觉适应人类文明当代发展的要求,是东西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融合与超越,是人类文明发展新阶段的开拓,具有两个鲜明的根本特征,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世界追求。不言而喻,中国模式成就斐然,前途光明,但仍处于发展完善中,任重而道远。因此,深入阐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世界实践的逻辑基础,科学把握其历史意义,有利于中国人民精神力量的凝聚,促进未来实践的稳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世界实践,源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人类社会发

一、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竞争的平等史

学界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性的解读通常有“初级阶段说”和“手段说”等。“初级阶段说”认为,这种选择源于自身处于初级阶段的国情;“手段说”指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都是手段,并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些认识无疑有利于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性,但仍有待深化。这是因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空性局限于“初级阶段”,难以科学把握不同社会制度下市场竞争的本质区别;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诚然都是手段,但不同制度间却存在本质区别,这说明市场经济及其内在体现的竞争都是动态发展的,它要求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市

经济、深化认识人类社会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揭示竞争的本质及其作用。

(一)人类社会竞争的必然性

人的本质在于社会性,社会分工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竞争的产生,源于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和无限性,而满足人的需要的条件却相对有限,故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必然存在竞争。但这种利益竞争,又具有共生性。马恩的分工理论既指出了分工与所有制的内在联系,如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也充分肯定了分工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分工扩大了人类劳动的范围,使劳动者摆脱个人天然能力限制,突破了个体劳动的时空局限;同时,分工开掘出劳动的深度,劳动的专业化有利于不断增强劳动的技艺与效率。正是由于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就不不断增进着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或社会关系的平等和谐。

不平等即源于社会分工与物质生产的辩证性。正是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人类社会分工及利益关系的演变。大体说来,采业社会的分工是男女体力劳动间的平等分工,农业社会的分工是(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中的)脑力劳动与(物质生产中)体力劳动间的不平等分工,工业社会进一步产生了物质生产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间的不平等分工,科业社会的分工趋向于整个社会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间的平等分工。不平等直接产生于脑体分工。马恩指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这样,由于物质生产水平的制约,劳动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

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不平等的脑体分工取决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本质上意味着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提高自身劳动能力的条件和具备从事脑力劳动的能力。这样,从脑体分工的主观方面看,它与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有关,尽管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差异本质上是社会的产物。对于反映不平等本质的生产关系,无疑也就应立足于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差异。马恩强调,所有制决定于分工。“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与脑体“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由此可见,反映人与物的关系的所有制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的体现,是生产关系决定所有制,而不是相反。事实上,正是人们在劳动中的不同劳动能力及其地位决定了人们对劳动成果的占有状况。传统对于生产关系的认识片面强调物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作用,忽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因果颠倒。

因此,竞争与平等是辩证统一、不断发展的。竞争意味着平等,竞争所产生的效率为实现社会平等提供越来越充分的物质条件,促进了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的发展;竞争激励劳动者不断提高自身的劳动能力,有利于能力平等的逐步实现;特别是,由于人的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而满足人的需要的条件又是相对有限的,竞争体现出社会分配人的需要的公正性。平等是真正的竞争,人类文明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平等的竞争,否则,竞争将失去其价值目标;竞争应该不断促进人类在生存、发展和自由程度等各层次的平等,不断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竞争与平等的矛盾中,竞争更具根本意义,应高度重视竞争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阶级社会,阶级是利益的分化,阶级斗争是利益竞争的最高表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竞争的平等史,即在竞争中产生效率(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促进平等(权利和机会平等、特别是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的平等发展),并最终在平等中实现和谐(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良好发展)的历史。用马克思的话说,人们之间竞争与合作所促进的人类社会关系的平等化一般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人对人的依赖阶段,以物

质依赖为中介的人的独立个性阶段和人的自由发展阶段。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等道路

马恩列都强调平等的本质是阶级的消亡,但同时也肯定平等即是脑体分工的消失,也就是劳动能力的平等。马克思清楚地指出了实现平等所需要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脑力劳动能力,“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④列宁更清楚地指出:“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⑤

正因为平等不仅要求消灭物质生产资料私有制,它本质上是脑体分工的消失,是人类脑力劳动能力整体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仍然存在不平等。所谓“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便是对这种非阶级不平等的客观认同。但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对实现人类社会平等具体道路的认识与实践却存在历史局限,在时间上过于乐观,在方法上更是简单,明确否定社会主义可以运用商品经济。^⑥尽管马恩曾强调,权利的不平等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难以避免,需要实行按劳分配。但这种“按劳分配”有着特定含义,即“按劳分配”是在没有商品与货币的条件下实行的,“按劳分配”中的“劳”是“劳动时间”,“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因此,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消除了劳动能力强者实现剥削其他劳动者可能;同时,用“劳动时间”而非“劳动成果”来衡量人们的劳动,更淡化了劳动者之间劳动能力的差别而导致的消费资料占有的不同。^⑦

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局限在于,公有制实质上解决的是人们在权利和机会上的平等,这仅仅是无产阶级解放外部条件的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还包括能力的平等,只有实现了能力的平等,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才会真正实现,能力平等相对权利和机会平等是一个更为漫长的发展过程。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从根本上讲,最终在于自身能力的增长,即不再属于体力劳动者。竞争是实现生产力发展、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根本手段。资本主义的竞争是阶级社会不平等竞争的最后形式。社会主义的进步性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竞争,而是实现平等竞争。现代市场经济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已有许多新

的特点,特别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它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实现了人的权利和机会平等,促进了竞争的平等性,能够有效避免或控制其局限,是基本权利完全平等与非基本权利比例平等^⑮的现实统一,促进并将实现竞争与平等的统一,标志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因此,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承认脑力劳动者的能力强弱及其利益分配中的差别,通过竞争激励促进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

二、文明发展的横向互动跨入和平一体化阶段

(一)人类社会发展的纵横向统一性

马恩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纵横向的辩证统一。纵向发展即文明的不断积累和传承创新。“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⑯”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从自身文化积累中索取又不断增加这一文化积累的过程。这种机制使人类能力的不断强化,并得以形成一个不断递进的历史序列。横向发展则为不同文明间的互动借鉴和扬弃跳跃,也表现为人类文明的融合与整体性增强。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是在不同部落和共同体之间,然后是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接触和冲突的基础上发展的。^⑰后进文明的扬弃跳跃就是以这种互动借鉴为基础的。而且,随着人类文明整体性的增强,必然不断促进这种互动借鉴和扬弃水平的提高。^⑱

由此可见,不同文明或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互动是深刻认识人类社会系统发展进步以及跳跃发展的重要内容。由于文明的发展迄今为止仍然是以区域性民族国家为载体推进的。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形成先进和落后文明间的阶梯结构,从而使后进民族通过借鉴创新实现自身的超越发展成为可能。人类社会系统的发展进步是先进的文明所主导的,但每种文明模式的产生都是特定的内外部条件的产物,既有其内在的价值也必然存在自身的局限,不存在超历史的文明形态。这已为人类历史上无数文明的兴衰所证实。

跳跃发展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一致的。阶级性和民族性是文明发展的两大重要特征。民族国家是利益共同体和文明互动与发展的独立主体。阶级性存在于民族性之中,民族性既阶级性的一面,也有社会性一面。民族国家关系本质上是竞争的。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的根本动力,民族国家关系是阶级斗争的特殊表现。正如马恩所指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既表现在民族

国家中,也可以在更高的国际层次体现。生产社会化和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互动导致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⑲

人类文明的纵横向发展,大体上可区分为以下四个阶段:^⑳

采业社会。人类经过早晚期猿人和智人四个阶段的演变,逐渐分布于亚、非、欧、澳和美洲,此后进入文明时期,氏族、胞族和部落依次产生。“原始社会时期各地区间的交换就发生了。在西亚的耶莫和耶利哥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有产自亚美尼亚的黑曜石和来自伊朗的彩陶。^㉑

农业社会。这是部落联盟和民族国家以及贵族制、奴隶制、封建制和地主制先后产生的时期。这个阶段人类的交往更为活跃,“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尼罗河埃及文明、印度河哈拉帕文明、黄河流域中国文明以及爱琴海克里特文明等可以说是人类各共同体间相互交往的中心。^㉒

工业社会。“世界历史”的到来,人类社会的互动有着根本变化。这种变革的基础是以市场竞争为动力的商品经济取代了血缘等级所维系的自然经济。文明间的交往互动大体有以下特点:即范围扩大,间接间歇的交往转变为直接频繁的交往;交往内容的深广度发生深刻变化;交往渠道由陆路转向海路等。

科业社会。人类跨入以和平竞争为主的新的阶段,文明的一体化和整体性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是科业社会的主导。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是对工具理性的张扬以及物质生产的发展,但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价值理性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竞争的极端化导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横行。社会主义肩负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使命,维护和平、促进共同繁荣成为其内在要求。

(二)当代文明一体化和平发展的呼唤与自觉追求

科业社会到来,人类社会系统的互动融合与持续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人类社会系统的层次演进是一个整体性不断加强的过程。这种整体性既表现在人类社会内部的互动融合上,也反映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广度上。所谓整体性,实质上是一种利益的休戚相关性。在人类文明的进步跨入地球村时期,社会的整体性日益突出。资源、环境、信息、疾病和恐怖主义等多方面非传统安全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即是其充分表现。风险社会理论深刻揭示了现代工业化在不遗余力地利用科技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系统的不可逆的副作用。它具有全

全球化的倾向,施害者与受害者迟早会合二为一,表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界线的淡化,以及传统进步观念乃至阶级意识的退化,更暴露出人类控制风险能力的局限。因此,西方文明片面张扬工具理性所导致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将把人类推向万劫不复之中,以工具理性、主体性和自由主义为主要特点的现代性必须再一次经历自我扬弃。

科业社会文明发展的新课题,从根本上讲,即是迫切要求民族国家间互动融合方式的根本转变。科业社会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融合发展,但由于资本主义现阶段的相对优势,资本的局限性阻碍了民主平等的民族国家关系的建立,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真正实现仍然任重而道远。不言而喻,这种时代条件必然制约着中国社会转型道路的选择。它表现在,一方面,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借助于侵略与扩张,实现大国崛起的的历史条件不再可能;另一方面,既使依赖强权,通过维护非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牺牲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当代西方世界,也由于人性分裂、文明冲突和生态破坏等而难以持续。因此,落后国家实现自身的追赶,尤其象中国这样的人口和文化历史大国的复兴,应客观地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相对强势,开拓出一条融自身的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于一体的新的跳跃发展道路,积极推动人类文明的和平融合,不断促进包括自身和西方文明在内的人类共同进步。和谐世界实践即是适应当代文明一体化和平发展特点的自觉追求。

和谐世界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主张和平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列宁揭示了社会主义追求和平的特定含义。他指出:“谁许诺各民族以‘民主的和平,而又不同时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否认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甚至在战争已经进行时还否认这种斗争,谁就是欺骗无产阶级。”^⑭由于马恩列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过于乐观以及难以预见落后国家通过独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强调输出革命,支持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但“世界历史”演变的曲折性赋予社会主义新的时代使命。在人类文明的互动融合已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超越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异,走和平、开放、借鉴与合作之路,实现民族复兴与人类共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以新的时代内涵,当然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

十七大报告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和环保五个方面,阐述了和谐世界思想的基本要素,创造

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和平思想,初步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世界观。它要求各个国家不同制度和文明之间不仅是和平相处、互不干涉内政,还要和谐共存、彼此尊重、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强调各类国家和各种力量之间的积极互动。和谐世界思想从人类社会整体性深刻变化的高度科学把握文明互动融合的当代要求,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价值信念,又创造性地发展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途径,实现了对西方工具理性和东方传统价值理性的融汇创新和双重超越,推动了资本主义的渐进转型,其意义无疑已超出中华文明自身发展的层面。中国模式的内涵日益丰富和清晰,迈向了一个新的境界,社会主义跳跃转型道路由此全面形成。

注释:

刘吉、金吾伦:《信息化与知识化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版,第 409 - 460页。

⑪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632、305 - 306、506页。

冷树青:《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性》,《求实》2009年第 12期。

⑫⑬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85、82、68、83、88、107 - 108、115 - 116。

袁林:《所有制的本质与起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 5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60年版,第 104页。

⑮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 11页。

⑯ 余金成、白立强:《也谈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 2期。

⑰ 王海明:《公正·平等·人道:社会治理的道德原则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 65页。

⑱ [意]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111页。

⑲ 冷树青:《社会系统跳跃转型的哲学基础》,《理论导刊》2009年第 10期。

⑳㉑ 陈超:《论交往在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过程中的作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 2期。

㉒ 《列宁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第 161 - 162页。

(责任编辑 郭强)